

# 命运环

郑九蝉 著

作家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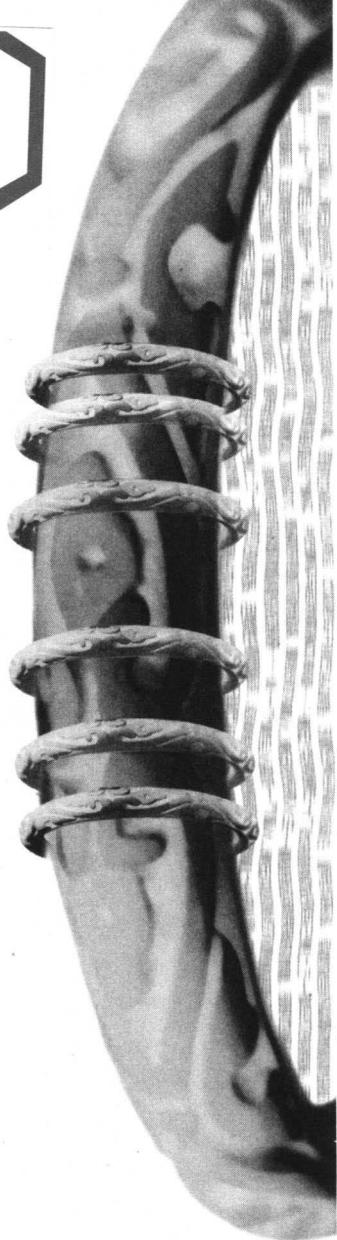
I247.5/1319+1

2008

# 命运环

郑九禅 著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命运环/郑九蝉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8.1

ISBN 978 - 7 - 5063 - 4073 - 1

I . 命… II . 郑… III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18579 号

## 命运环

---

作者: 郑九蝉

责任编辑: 陈晓帆

装帧设计: 视觉共振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i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450 千

印张: 28 插页: 1

版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073 - 1

定价: 35.00 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人物表 [以出场为序]

- 艾志成▶ 南宫艾氏家族第一代高祖，神秘金同环的持有者。
- 郁山子▶ 天台山国清寺主持，密宗创始人。
- 艾爱德▶ 艾氏第二十七代子孙，十里长街农民。
- 艾民起▶ 艾爱德之子，南宫清朝农民起义领袖。
- 邢德鑫▶ 十里长街恶霸。
- 孙孟起▶ 清翰林学士，曾国藩学生，后任之江总督。
- 包尔泰▶ 清南官都督，后继任之江总督。
- 钱琪瑞▶ 清南官县正堂。
- 邢正财▶ 邢德鑫之子，后为南官粮商。
- 金可人▶ 南宫县金家村金氏族长。
- 乌云琪琪格▶ 蒙古族长公主，后下嫁艾民起，是艾氏当家媳妇。
- 钱永喜▶ 钱琪瑞之子，后与艾民起起事，十里长街民团头目。
- 艾民生▶ 艾民起堂弟。
- 武中真▶ 清南官县第二十二任正堂。
- 金安土▶ 金可人之子，金氏家族族长。
- 杨国洞▶ 艾民起朋友，民团头目，后随艾民起起事。
- 王天朝▶ 艾民起朋友，民团头目，后随艾民起起事。
- 邢仕贵▶ 邢正财之子。粮事后，沦为盗贼。
- 郝高品▶ 包尔泰副将，郝天生义父。
- 钱存理▶ 钱永喜之子，后为同盟会成员。
- 卜可仁▶ 清进士，后弃官逃至十里长街，以算命度日。
- 杨晨▶ 杨国洞之子，后中进士，清驸马，九门提督。
- 钱河清▶ 钱存理之子，学生运动负责人，后任南官中学副校长，地下党负责人，南官地区第一任党委书记。
- 戴学经▶ 医生，南官地下党负责人，后为南官医院院长。
- 卜无意▶ 卜可仁之子，后子承父业，以算命为生。
- 包天龙▶ 包尔泰长子。后因调戏徐婉君，被艾雄文打死。
- 包天虎▶ 包尔泰次子，后因民变，上山为强盗。

- 艾雄文▶ 艾民起长子，后被南官县正堂黃益理所杀。
- 艾雄武▶ 艾民起次子，后为同盟会成员，国民党元老，之江南官两地最高军政长官。
- 孙之琳▶ 孙孟起之女，后为艾雄武之妻，艾氏家族当家媳妇。
- 张平复▶ 清临海县正堂。
- 徐婉君▶ 艾雄文之妻。后生子徐震天。
- 徐震天▶ 艾雄文与徐婉君遗腹子，留法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共产党高级军事指挥员。
- 黃益理▶ 清南官县最后一任正堂。后被艾雄武所杀。
- 武元明▶ 武中真之子，同盟会成员，后投靠袁世凯。
- 陶喜春▶ 原南官县正堂陶开德之子，同盟会成员。后任国民党武装部队军官。
- 郝天生▶ 郝高品之子，同盟会成员，后任国民党武装部队军官。
- 金仁杰▶ 金安士之子，同盟会成员，后任国民党武装部队军官。
- 郎白玉▶ 包尔泰手下都统，郎高柱先人。
- 黃益朝▶ 军阀小头目，后投靠袁世凯。民乱中入山当土匪，后被徐震天所杀。
- 金明白▶ 金仁杰之子，国家建筑设计院院长，后任三和实业总工程师。
- 艾宝国▶ 艾雄武长子，黄埔军校毕业生。后任国民党中央将军长。
- 艾宝英▶ 艾雄武次子，黄埔军校毕业生。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工农红军师长、新四军高级指挥员。
- 杨 益▶ 杨晨之子，后任南官轮船公司总经理。
- 樊 川▶ 南官国民党军统特务头目。
- 老马克▶ 伯爵。英伦公司总裁。南官英伦银行行长。
- 严帮基▶ 上海钢铁大王之女，艾宝国之妻，后任金同环实业财务总监。
- 张全有▶ 张平复之子，后任新四军某部政治部主任。
- 郝得水▶ 郝天生之子，红军某师政委，后任中央高层大员。

人物表  
[以出场为序]

- 张安帮▶ 张全有之子，后任省委书记。
- 郑国立▶ 创办南官中学，中共地下党员。
- 郑东生▶ 郑国立之子，后任南官市第一任市长。
- 钱子久▶ 钱河清之子，后任副省长。
- 艾宝杰▶ 艾雄武三子，后任金同环实业总经理。
- 稻田信子▶ 艾宝杰之妻，后任金同环实业副总经理。
- 蒋三三▶ 艾宝杰次妻。
- 小马克▶ 老马克之子，金同环实业公司副总经理，后与严帮基结为夫妇。
- 左首生▶ 香港左氏实业总经理，艾宝杰商界朋友，后成艾家和岳父。
- 邢上君▶ 邢仕贵之子，后沦为江洋大盗。
- 卜兆亭▶ 卜无意之子，后承父业，算命测字为生。
- 耿迪、顾成、李固▶ 共产党地下党员，后任南官县部门主官。
- 郝新华▶ 郝得水之子，后成造反派头目。动乱时被艾家骥所杀。
- 艾家正▶ 艾宝国之女，后自杀。
- 戴雅琴▶ 军医，戴学经之女，后任南官医院院长。
- 艾家骥▶ 艾宝杰长子，后任金同环实业总经理。
- 艾家和▶ 艾宝杰次子，后任三和集团总裁。
- 陈荷芳▶ 艾家骥前妻，后转嫁郎高柱。
- 管明华▶ 艾家骥之妻。
- 郎子清▶ 艾家骥之长子，后随母至郎家，为郎高柱养子。
- 郎高柱▶ 南官郎氏集团总经理，黑社会头目。
- 艾镇山、艾镇地▶ 艾家正孪生女，后考上北京大学。
- 岳天女▶ 艾家和第二任妻子，后任三和集团秘书长兼宣传部长。
- 左边因子▶ 艾家和妻子，任三和集团副总裁。
- 艾镇天▶ 艾家骥之次子，后因杀人罪被判处死刑。
- 郑冬香▶ 艾家骥之情妇，后因要挟艾家骥，被艾镇天所杀。
- 邢必奇▶ 邢可人之子，后成盗贼。

# 目 录

人物表 .....	1
第一章 .....	1
第二章 .....	21
第三章 .....	56
第四章 .....	85
第五章 .....	107
第六章 .....	130
第七章 .....	149
第八章 .....	180
第九章 .....	203
第十章 .....	228
第十一章 .....	258
第十二章 .....	288
第十三章 .....	312
第十四章 .....	339
第十五章 .....	363
第十六章 .....	387
第十七章 .....	415

# 第一

## 章

现在，艾家第三十一代子孙艾家和，正和全体班子成员在继明堂商量派驻机构的人事问题。会议开到一半，负责新大楼建设的总指挥艾家骥突然上气不接下气跑进来大喊，阿弟，不得了，老祖宗显圣了，镇家之宝现身了。会议立刻停止。艾家和大吃一惊，真的？真的！在哪儿？艾家骥伸手往祖庙前——那口淤积多年的河塘一指。艾家和夺门而出，跑到现场。只见一道金光直冲天际，无数人正在围看。他们一见艾家和，立刻让开一条路让他进来。

老总，就这环子是你们艾家的金同环？

老总，就这个环子让人下过咒语？

老总，就这环子让艾家人变人又变鬼，变狗又变狼？

老总，就这环子让艾家人颠三倒四、上天堂又下地狱？

艾家和长这么大，从没见过金同环。相传此物不大，纯金打成。样子很怪。两个主环套有六个小环。往墙上一挂，八只环子相互交叉呈现八卦图样。两主环逆时钟对称刻有卦象。乾坤两环环侧，分别刻有“洪武三十一年制”，“赐臣艾志成镇家之宝”字样。如今，挖掘工小心翼翼把刚刚睡醒的金同环交给艾家和。艾家和颤抖着两手接过细看。果不其然，乾坤两环刻有卦象；环侧铭有传说两行小字。是的，是的，这只沉睡这么多年的家伙确是传说中的金同环。

面对失而复得的金同环，第一个跳上艾家和脑海的，是他这个复杂且又古老的家庭。退回去若干年，他家所现出的情形，几乎是现代版的复制。

那时，他们艾家是十里长街极为富有的人家。别的姑且不论，就已成文物的艾家大院，不知叫多少人看了神魂颠倒。那时，他父亲艾宝杰的产业，实在多得不能再多，几乎遍布全国各地。占地上百亩的厂区十八处，八省三市连锁店五十八家。员工上万人。论厂，有棉纺织厂、电厂、食品厂、酒厂；论店，有布店、食品店、生产资料店、机械器具店；论运输，有两个大码头。一处设在郑家里对面，叫“内河轮船公司”；上走重庆、成都，下走南洋、福建、广州。一处设在海门远洋码头，叫“远东货运公司”；上走巴黎、佛得角，下走日本、海参崴。出海的货船，共有二十五艘。不出海时，港湾上桁架林立；出海时，首尾相接，浩浩荡荡。从艾家和记事起，他祖母孙之琳就曾三次带着他走进老家后院大库房。他看到外房发黑的砖墙上，高挂着一轴发黄的大地图。地图上详细记载着内外运输船只航线绕遍全球。尤其走进内房，一股神秘的气氛在他周身弥漫。祖母牵牢他的小手说，孙子哪，你知道这些架子做什么用的？那时，他小，不知事，只知这些黑铁架放在库房里有些怪，不知先人们用来做什么。祖母一身怀旧地对他说，这是我们家过去任何人不能进来的大银库。这三排大铁架，是你父母专门用来摆放银子的。他吓了一跳，说，奶奶，我们家那时有那么多银子吗？祖母说，是。那时我们家与现在不一样。那时，我们艾家非常有钱。她指着三排尚存的铁架说，那上面排满一摞摞银元，就和现在装箱待运的啤酒一样。祖母说，那时，我们艾家大院是东方文化创意的代表；西方列强的缩影；世界风情的全景图。往来人口特别多，前后三进大院住满人。客商中有中国人、日本人、阿拉伯人，还有绿眼红头发的西方人。后院设有四处各具特色大厨房。中式的，专供中国客商吃饭；西式的，专供西方客商吃饭；日式的，专供日本客商吃饭；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厨房，一点荤油也不碰，那便是阿拉伯人专用餐厅。从早到晚十八个小时内，烟火从不间断。有时，先开西餐，后开中餐；有时，先开中餐，后开西餐。这一拨人吃过了，那一拨人再接上。

他想起他小时，时常独自一人站在院外，看着渐渐破败的楼宇，心中说不出什么滋味。他想，艾家人与别家人一样啊，有鼻子有眼有嘴有手。为什么艾家人能在南宫的土地上打点得如此辉煌？他问祖母，奶奶，你给我说，我们家凭什么与别人家不一样？老祖母很坚持，总不肯把家里终极隐秘告诉他，说，家和哪，我老了。头脑不爽了，拎不清了。你还小，不

该问的就别问；不该管的就别管。这个家族的秘密，待你长大后自个解吧。他固执地“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祖母实在拗不过孙子的秉性，只得对他说，艾家从第一代高祖艾志成来到南宫起，到你这代正好三十一代。从家族传承来看，和一人一物有关系。那人是你高祖艾志成。那物，是一只祖传三十代至今一直失却的金同环。她说，这金同环，可不是平常的金同环。用祖上传承的话说，是明开国皇帝朱元璋让高人打造好后并让佛祖下过咒语的镇家之宝。她说她从来到艾家做当家媳妇那天起，就未曾见过此宝贝。只听上代人说那样子与八卦图差不多。有人叫它“八套环”，有人叫它“八联环”。表面上看，这东西似乎是江南士大夫居家悠闲时的玩物。其实，研究过中国文化起源之人都明白，此物以天道地道人道为核心，以三才为肌理，以变与不变为造势、以难易相就为人文，以中庸为结点。开物成务，自呈大道。知者立可解，不知者不可解。变与不变中现其自然。它完全可与象棋、围棋同列国粹。“小小八环有天意，天地人和在其义。环环相扣不变易，家国消长同一理。”祖母说，别看它结构简约；但，内涵精深。想知其奥，一要有学养；二要超然物外心定气闲；三要历尽劫难，心身合一。唯有此三者皆备，解八环中任何一环，其七环便顺势而下。

从此环首次在南宫登台亮相起——那时还没有十里长街——有不少逃难至此的饱学之士来到艾家，渴望一解金同环。但，令这些饱学之士最终大失所望，无论他们内心有多虔诚，无论他们下有多大功夫，绝解就是绝解。直到艾志成五十六岁那年三月初春，老天整整下了二十三天雨。沿河而筑的房子全长出一片白毛。由于出不得门，由于闲来无事；艾志成决定亲自一解金同环。于是，他走进中堂，从佛龛内取出檀香木盒打开，两大小六小的金同环躺在锦垫上。他靠着竹栏坐下。一边听着淅淅雨声，一边聚精会神开解。解了两个时辰，连出套的门都不开。初看此处是人口，一交手，否；细观那处是走穴，一钻探，死门。金环联手相扣，牵一发动全局，现一景而生八象，变一数而生万数。正当艾志成一脸无奈之际，国清寺主持郁山子来了。别看郁山子头戴笠帽，身披老蓑衣，翩然一老翁，来历不凡。相传此人与朱元璋同庚同兆。朱元璋生时，火光映天；他生时，弥勒现身。有知微者说，五行运转，国事“火”者当值，朱元璋必成一国之君。弥勒现身，和字当头，郁山子将开一代新宗。朱元璋做了和尚，他也做了和尚。朱元璋走出庙门，转为投军，征战不息，终于一统天下，救万民于水火；郁山子躲入寺门，三藐三菩提，最后大开大悟，终成一代密宗之先锋。艾家一代高祖艾志成落脚此处时，他正年届九旬。是日下

山，只有一个目的，恐艾志成凡心不死，欲念不休，会给后代子孙招来灭门，意欲让他归佛当居士。他走进艾家草棚时，正逢艾志成凭栏开解金同环，大为吃惊。

这不是下过咒语的金同环吗？

是。

此乃皇上赐尔镇家之宝，何不尽心供奉，解它做甚？

只是心不死，小试。

心心不死，六根无清，八戒末行，道行否修，何以得解？

尔六根已净，道行已修，尚可解否？

心静则意清，欲净则身安，当然可解。

艾志成有些不信，意欲难之，即将此物递与郁山子。郁山子拿过，一看，莞尔一笑，说，好个朱洪武哪，为人心机太重。天地机关，尽在此中。不学无术，利欲熏心，岂可明内蕴之理？人生本从无中来，却现有中有。生死情结，岂可一刀了之耶。可惜你料得了左，料不了右；杀得臣，算不得子；料得了生，晓不得死。只怕你如何得天下者，终久如何还天下。说到底，你朱洪武还是不聪明！艾志成说，你比朱洪武聪明？郁山子说，当然比他聪明。艾志成说，若能解下此环我便服你。郁山子说，愿当我居士否？艾志成说，可。郁山子就栏盘坐，双手跳动如梭。半个时辰不到，豁然开解。解完后，郁山子长叹一声，把金同环交还艾志成，随口说出一偈：“此环自有数，天机自在身。识事无从极，知好且净心。无明无得证，无欲则安宁。若是起横心，难逃圈内情。”当时，艾志成毕竟心浮行浅，何以能听得懂郁山子所言之意蕴？想要细问，郁山子一笑，说，此乃是上皇所赐镇家之宝，下有咒语，老纳不敢多言。三十一代后，艾家子孙中自当有人解出，只怕那时，艾家人又面临两难之择。我原想叫你归山，看来你心猿意马，以幻为真。只求施主积德行善，好自为之。时辰一到，此物自有去处。

至于艾家到南宫的第一代高祖艾志成，传说更多。有人说他是鬼，有人说他是神；有人说他是文官，有人说他是武将。武也罢，文也罢，众口铄金，一片混沌。时间一沉淀，连他的嫡系子孙，都无法锁定其真面目。艾家和只记得，每年三月清明，艾家子孙总得举行家祭。每临此时，祖母总得领着他上祖庙来参拜。祖母伸手指着高挂的画像说，家和，看，这是你高祖。——是真？是假？时日亘古，无法说清，那绢本上的高祖，究竟是后代人想象中的高祖呢，还是原来的高祖？他只见到这位画像上的高祖，身穿朝服，端坐在太师椅上。长面黑须，威风凛凛，极其雄壮。他与

祖母每每顶礼膜拜时，他那目光，总渴望穿透时空与祖宗的心灵得以交汇。他每一次端详祖宗的画像，都企图找出他们之间共同点来，终经三十一代的基因杂交，他与祖上的相貌差距实在太大。本人之眉淡且疏，老祖之眉浓且烈；本人之脸瘦且清，老祖之脸方且岩；本人之眼是温柔可人的丹凤眼，老祖之眼，凶巴巴的一对老鹰眼；本人之嘴，是相书所云突火嘴，老祖之嘴，名副其实板坑嘴。本人之脸类其生母——圆中略带富态，老祖之脸地阁方圆孔武有力。本人下巴没长多少胡子，看一眼便知是智慧型动物；可他老祖一头毛发旺盛，活似非洲漠地上缓行之老狮。他发现他与老祖之间，只有一点完全相同：那便是艾家男人，个个都长有一个与众不同的高鼻子。——这种鼻子，相书上称作“孤峰鼻”。

他至今都忘不了，十三岁那年清明。艾氏家族在落魄多年之后，第一次举行家祭。他问祖母，奶奶，报纸上都说人的遗传基因不会变，可我怎么与老祖长得完全不一样？祖母一听，张开没牙的小嘴笑起来，说，好孙子哪，人和田里庄稼没什么两样，互相串花了吧。——什么叫“互相串花”？那时，他不懂。不懂就不懂吧，天下这么多事，哪有全懂的呢？直到他三十三岁那年，偶尔间在一本老之又老的家谱中得知，他老家并不在南宫，是在凤阳。一直高挂于家谱第一位的高高祖名叫艾明直，与明朝开国皇帝朱洪武，既是同乡、同学，又是穿开裆裤长大的娃娃朋友。朱元璋起兵革命时，艾明直与儿子艾继开全是他手下骁勇战将。打过一百多个大仗小仗后，眼看全国要统一，父子俩却在安庆最后一战里中炮阵亡。当家人抱着艾继开唯一留下来的儿子艾志成，走进南京皇城并把他交给朱元璋时，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农民和尚皇帝，两只虎眼一片润湿。真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如此一对忠诚父子战死于沙场，其后代儿孙，朕焉能不管？于是，当天下达圣旨，由马皇后接手抚养。七岁那年，马皇后便让艾志成与她亲孙——后来的建文帝——享受同等待遇，吃住在一起。十五岁后，艾志成成为建文帝贴身侍卫。不久，朱元璋知其天命不久，由于长子暴死，决定扶亲孙允文当国。艾家族谱——《志成公轶事》中记载一则故事，是真是假无法说清。说圣驾崩前，朱元璋便把允文与艾志成同召入宫。他嘱咐他们说，你俩从小便是娃娃朋友。朕望你们日后无论遇何种大难，不可分手。二人跪拜受命。朱元璋当场交付艾志成一只檀香木匣，说，朕是农民出身，朕知人祸中最大一祸便是官祸。朕想叫天下百官安分守己，为民立业，故设峻法，行教化。看来人之性天生顽劣，不可救正，朕之心机将付之于东流。不出三年，朝中定出大事。后代子孙遍地铩羽。为保尔等家口平安，朱艾两姓不绝。三年前，朕曾请高人做成内中之物并

下有咒语。其中有一样付之艾志成，另外两样付之允文。不到无路可寻之机，万不可开启。他们一一应允。朱元璋挥手让他们退下，又宣允文之师方孝孺上。他们之间到底说些什么，谱中没有记载，艾家和不知内情。三日后，宫里便传来朱元璋殡薨之讯。国不可一日无君。这一边禁城内一片号啕发丧，行文书昭告天下；那一边保驾重臣方孝孺领群臣遵遗嘱扶允文登基。这便是明史中不见其详的建文帝。从艾氏家谱看，此建文帝是好皇帝、文皇帝。他治国的方略与他爷爷朱元璋完全不同。爷爷好杀，他好善；爷爷用法严，他用法宽。看来人类社会与动物世界没有本质区别。若要统治天下，一狠二鬼三毒。人性之恶早已定势，心善性软者难掌国柄。建文帝上台后，对诸侯国、对老百姓一律行怀柔。好是好，但，此举只可对君子言；至于面对无恶不作者，便显三分尴尬与七分无奈。尽管朱元璋心机缜密；为铺平嫡系子孙当政之路，大量杀戮开国功臣；但，百密而一疏啊。朱元璋独没想到，他的后代子孙中会因皇权的归属而自相残杀。那些无恶不作的叔叔们——艾家家谱语——从朱允文的善良中看到窃国之机。开始营党结私，暗中组织军队反叛朱允文。满朝大臣都看到这一点。上朝议事时，大臣们说，若是陛下不马上采取行动，国中又要四分五裂、生灵涂炭；提请建文帝“行削藩事”，“若不趁各藩属国羽翼未丰之际，一举剿灭，怕是日后国将不国。”是啊，狼与羊的关系不就这样吗？你不吃他，他却吃你。朝中大臣很快统一意志。于是建文帝下达旨意，全面行动。这一行动，老谋深算的燕王朱棣先下手为强。他带兵出击。一出击，朱元璋杀戮功臣的报应很快浮出水面。身处深宫之建文帝，如何是他们之对手？兔与狼无法在同一平台上对决。于是，一打三年。朱棣之军队终于包围南京。《志成公轶事》中明确记载，建文帝用错一人。用错什么人？行文中没明说。艾家和也无法搞清。只知，此大臣打开巨大且又沉重的南京城门。这一打开，朱家历史与艾家历史开始重写。建文帝与贴身警卫艾志成全被困在长方形的内宫里。搞不清哪位太监从中作乱，后宫开始火燎蜂房。建文帝生命危在旦夕。就在这节骨眼上，艾志成想起朱元璋的临终嘱咐。于是，他护着建文帝来到内阁，拿出檀香木匣。当着建文帝之面打开。令他们为之愕然的是，朱元璋生前早就料到这一步。匣子内藏的根本不是锦囊妙计，而是五样东西，一是剃刀；二是袈裟；三是一张秘密地下通道图纸；四是这只专赐艾志成作为镇家之宝的八卦金同环；五是一张纸。纸上只有朱元璋亲笔书写的六个大字——国清寺郁山子。这一对患难时的君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全都明白朱元璋一片良苦用心。于是，艾志成当场给建文帝落发，替他穿上袈裟芒鞋，然后点火烧掉后宫；趁着

烟焰嚣张之际，领着他与十六位警卫顺着秘密通道走出宫城。他们一行人，或是上山，或是顺江，或是入林，或是过河；饥则讨饭，困则夜宿路廊，悄悄南游。三月后，达贵州。在某地深山寺庙中呆了半年；最后从南掉头返东，走有一年，来至天台国清寺找到郁山子。艾志成与郁山子见面时，艾志成什么话也没说，只把朱元璋写的六字给郁山子看。郁山子看罢，先叹气，后摇头，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便腾出赤霞岭的一处大院让他们住下。当时，所有的警卫全都离朱允文而去，独有艾志成一直与朱允文在一起。执臣子礼。一过十八年。朱棣迁都北京。建文帝终于患病不治。死了。艾志成这才从国清寺走出。走出后，连夜坐船北上，再一次偷至南京。把所有活着的没被燕王杀尽的艾氏族人，重新纠集起来，计三十八人，再次越过百条江河千重高山，来到这条那时不曾开发的南官河边。

这个版本是真是假，极难说清。时间是一桶可怕的硝镪水，会把所有刻在青铜器上的花纹慢慢腐蚀，让你能找到的只是一些模糊的记忆碎片。况且中国人历来好盗版。所有的正史野史，无法界定。只可妄说之妄听之。但，有一点却永远是真实的，这被诅咒过的金同环，一直镇在艾家的祖庙里。那上面确刻有“洪武三十一年制赐臣艾志成镇家之宝”字样。

那时的十里长街与现在的十里长街，简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天下。现在的十里长街，是一座繁华的商业城市。过去，这里却是人烟稀少，一片蛮荒地。到处都是纵横交叉的河流，到处都是齐人高的蒿草。海鸟飞起遮蔽天日；毒蛇盘树狰狞可怕；野狼野猪成群结队。无论你是谁，只要你有人力，便可跑马占荒。就在艾家子孙决定在此地落脚的那一天，艾志成便拿出带刀侍卫的勇气与精神，开始行动。他与十五位后生，抡起十六把大刀，努力挥砍。终于来到南官河的第一处河湾。（这处河湾，多年后就被十里长街人称为“三水泾口”。）艾志成赤裸着两条腿，一动不动站在河岸上。他看着开阔的河水在无声流淌；他看着河面上成群结队的鱼儿咬着尾巴在游弋；他看着正对面起伏的群山一片葱绿；他看着近处的山坡竹林起伏；他看着一条搁浅在沙滩上的巨鱼只剩下庞大的骨架；他看到一艘被海浪打碎的木船只剩下一堆碎片。他对随着他而来的艾家子孙们说，这就是我与郁山子相中的地方。我们在这里安家吧。这里有山，有水，有平地，有河塘。只要我们有力气，肯吃苦，管保饿不死。

就本着“管保饿不死”的原则，艾家子孙便在这里住下。也就在那夜，艾家人第一次给他们所在的荒野之地，起名叫艾家埠。（因为这里靠着南官河水。）他们就地胡乱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艾家男女便在艾志

成的带领下紧急自救。他们在南官河的河岸，划出一块土地，搭上二十三间茅屋，作为临时住家。从有关材料看，当时艾家逃难至此的叔伯房辈，最多的是三口之家，最少的只孤身一人。退回去若干年前，艾氏家族是个什么人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眼下，造化弄人，神鬼莫测。死的死，逃的逃，只剩下这三十八人。什么叫封建王朝？这就叫封建王朝！艾家的高祖为了使艾氏家族能在这块古老且又血腥的土地上苟延残喘活下来，不得不从神台上走下，隐姓埋名过着下等人生涯。

艾家和从相关材料中知道，艾家初来乍到南官，一无所有，一切都得白手起家。为了生存，什么活路都做。三十八人中，当木匠的十二人，玩小铜担的五人，做小买卖的三人，打草席的五人，出门织布的五人。其余八人全学打鱼与种田。三十八人全部家当，除了供奉在家庙里的那只金同环外，再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那时，他们是一群微不足道的小蚂蚁。弱国无外交；弱人无朋友。任何哪方来到此地的地主、恶霸、土匪、海盗、官府及强权人物，都能把艾家人轻而易举地碾死。那时，艾家子孙们生活十分艰苦。吃的是嫩嫩饭（饭嫩，出的量就多），蕃莳丝（这是他们拿晒干的咸鱼片从南官西部山区换来的，价钱十分便宜）；就的是咸菜与腌鱼。农田里种什么，他们煮什么；河里长什么，他们吃什么。鱼汛上来了，他们吃鱼；山果成熟了，他们吃山果。为了有布穿，他们自己动手种棉花；为了有盐用，开渠接海水晒盐。面对着这一处独立王国，唯一可供选择的生存方式只有一条：自给自足省吃俭用。艾家和发现上代氏族在保存的资料中，对生活上记载得十分详尽。艾家人行有二十多代，基本同出一调：爷爷穿过的衣服，改巴改巴给父亲穿；父亲穿过的衣服，改巴改巴给儿子穿；儿子穿过的衣服，改巴改巴给孙子穿。一直穿到实在不能再穿了，最后让女人铰成一块一块，抹上糨糊，打上袼褙，晒干，重新垫叠起来做鞋底。

终于，艾家的第一代老祖宗艾志成活到八十三。他得了重病，躺在床上不能动。就在这天夜里，一百二十三岁的郁山子飘然来至他家。那时，艾家人已经把草屋换成木屋。他进门便对艾志成说，你知道今天是你什么日子？

是我生日。

可也是你死日。

我一直在等着你呢。

那好，我来了，你该交代的事情向你子孙后代交代一下吧。

就在小鸡刚叫头遍时，艾家家庙前那口大钟“嗡咚嗡咚”敲将起来。

巨大钟声，震得艾家子孙一片忙乱。他们全披着衣服来到他家。艾志成当着郁山子的面，立下两道遗嘱。一，确定艾家子孙今后延续的辈分。他说，他之所以这样做，其目的只有一个，省得百年之后艾家子孙多得乱码，认不得辈分，造成没上下节，出现麻烦。他特定下辈份三十二代，那便是“志器永存，立身保安，修心建德，文武咏扬，忠诚公正，清俭守信，怀仁爱民，雄宝家镇”。人有千算，天只有一算。三十二代后天地循环；后二十八代，由什么人排，听天由命。二，他指着那只放在檀香木盒子里的金同环说，这金同环非凡间俗物。是洪武帝让佛祖下过咒语并赐与艾家的镇家之宝，随我出生入死四十九年，早有灵性，已成法器。我只求艾家子孙牢记：一不可丢失；二不可亵渎；三不可违矩；四不可造次。一切都遵天循意，恬静自守，苟活于世。

两件事交代完，他两眼一闭，不再言语。郁山子呢，随之盘腿打坐，两手合十，念了三声“阿弥陀佛”，高颂一偈：“人法天兮地法天，天法性兮见高远；见高远兮离俗念，离俗念兮生境天，生境天兮吾是谁？”两人几乎同时吐出一口浊气，随之，所有声音全部沉淀。一炷香后，艾志成之长子——第二代高祖艾器庭，欠身细看，发现老父与郁山子业已坐化升天。他回身对子孙们高叫，老爷子殒了。跪吧。于是，拦腰一刀，黑压跪倒一片。没有人哭泣。没有人喊叫。没有人说话。同样也没有人移步。他们只是睁大两眼睛看着木屋分化瓦解。一支香燃过。艾器庭终于站起。他以承位族长身份，大声动问艾家子孙，他的话，你们可听见了？他们回答，听见了。于是，他跨前一步，郑重宣布：自即日起，两位先人与镇家之宝供之庙台，永受家祭。从今日起，艾家子孙无论旁支嫡系，敢亵渎金同环者——决非艾家子孙。

从这日起，金同环正式定为艾氏部落镇家之宝。

从这日起，金同环与艾家列祖列宗一同供养于家庙，接受艾氏子孙香火。

从这日起，艾氏子孙无不是对高祖与郁山子畏之若神。

四十年过去了。艾家的第二代老太公艾器庭，抗不了数字对他的终极统帅。数一尽，命也随之尽了。临死前，他领着艾氏子孙来至家庙中堂。点香礼拜；取下檀香木盒，交之长子艾永久，说，儿子哪，请记住，此金同环，非俗间之物，乃上皇所赐之法器，得之乃保百代安宁。失之将颠三倒四。凡我艾家子孙当与之共生共死不可离弃。说完，他与其父一样，盘腿下坐，大叹，顺天承运，邦国可保；合地之心，家口咸宁。与世无争即有争，与世无求即有求。一支香后，他便死了。艾家子孙同样没人说话，

没人哭泣，没人喊叫，没人移步。艾永久同样站起前跨一步，以族长的身份再次对艾家众子孙们说，从今日起，艾家后代子孙敢有弃金同环者，非我艾家子孙。生不为艾家人，死不为艾家鬼。

又四十年过去了。艾家的第三代老祖宗艾永久同样不能久存。数尽了，一切跟着尽了。他与所有先人们一样，也要离开这充满劫难的现实世界。临死前，他同样把艾家所有子孙唤入祖庙；同样从高台上取下檀香木盒，当众交给长子艾存鑫。也与高祖一样对艾存鑫说，此金环非一般之金环，乃天地人三大帝主下有咒语并赐与艾家为镇家之宝。有它，艾氏家族家口方可顺利平安。凡族中有人亵渎此环者，皆非我艾氏子孙。他同样嘱咐说，天不和，天降灾；地不和，地下陷；国不和，国分裂，家不和，人狂癫。人生本是水中月，欲望本是镜中花。你们安安生生地做个良民顺民吧。随之，他脸一扬，高唱，“人在高处不胜寒，八卦震荡生不安。自古有得便有失，万象皆从无中来。”他唱着唱着，歌声戛然而止。艾家子孙俯身一看，老爷子又与前两位高祖一样业已殒灭。

就这样，一代传一代。二十六代人，悄然无声在时空中穿越。这只金同环，终于传到艾家二十七代人的手中。

艾家和无法说清，在十里长街的艾家二十六代子孙，如何在这凶恶且又贪婪的万象世界里安身立命。他只知道，这只装在檀香木盒里的金同环，与传说中说的一样，是由天地人三大帝主共同下过咒语的大法器。由于它的存在，镇得艾家子孙全成为雷峰塔下的白蛇娘子。在漫长的二十六代流年岁月中，所有艾家子孙无法突破权势与贫穷对于他们的包围。同时，他也得知，艾家子孙只有前三四代高祖对这只金同环表示过敬重与神圣，五代一过，艾家子孙的态度便出现本质性的变化。他们不再把它从祭台上拿下来，一代接一代往下传；不再对它神一般地敬畏颂扬与礼拜，而是出现另类意义上的唾弃与埋怨。艾家和在孩提时，不止一次听长辈人说过，艾家子孙之所以二十六代里，无有一子孙当大官，无有一子孙发大财，无有一子孙出人头地，与金同环有着很大关系。所有人间的荣华富贵，全叫金同环给镇死了。若是艾家子孙不同心协力把金同环从祭台上搬开，艾家子孙一生一世都别想翻身。是啊，是啊，艾家子孙在二十六代的运行与承接过程中，的确与同时到达此地的三十三家他姓家族无法相比。他们发财的发财，当官的当官，好不威风。而艾家子孙们呢，面临着的只有停滞与凝固。只要你是艾家子孙，无论你做出多大努力与斗争，无论你有多大的欲念与追求，上帝的操盘手似乎惧怕金同环的内在咒语，一旦遇见艾家子孙，便开始压点。这一压点，不要紧哪，艾家子孙的生活内容，